

吕新
——
著

木蝴蝶

非外借

作家出版社

木蝴蝶

吕

新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木蝴蝶 / 吕新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5063-8701-9

I. ①木… II. ①吕…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16172号

木蝴蝶

作 者: 吕 新

责任编辑: 赵 超

装帧设计: 崔晓晋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 212

字 数: 343千

印 张: 12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701-9

定 价: 42.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contents

录

阴谋 1

隐蔽 39

砒霜 77

芬芳 127

阴沉 175

我听见青草附近有大声音 199

我把十八年前的那场鹅毛大雪想出来了 261

木蝴蝶 308

阴 谋

反革命分子皮万春跨过几道积水的壕沟之后，来到了姐姐家门前。此前，皮万春一直感到自己像一只饥饿的飞鸟，在他穿越重重水沟的过程中，他看到了水中漂浮的落叶、房屋坍塌的倒影和倾斜的天空。

几个矮小的农民在田野里低头铲土。

没有人注意他。他站在门外，活动了一下劳累的筋骨，仿佛在抖动臆想中的羽毛和翎翅。他这时看见了姐姐家的那座带有小窗的鸡舍，那是几年前他的手艺。对旧物的短暂注视，使他的脸色突然阴暗起来。

推开门，他看到姐夫正在屋里削木头。

门外吹进来的风使地上雪白的木屑突然旋转起来，姐夫狐疑地低头看了一下浮动的木屑。抬起头后，姐夫看见了走进来的皮万春。

木头一下动起来，我还以为是妖来了。姐夫对走进来的皮万春说。

皮万春说，你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姐夫说。

我姐姐呢？

有人娶亲，她帮忙去了。

姐夫的两只手在地上雪白的木屑里翻了一阵，找出半包烟，扔给皮万春一支，自己叼了一支。皮万春点燃烟，吐出一串烟雾，姐夫在烟雾中咳嗽起来。

皮万春说，你们是不是又吵架了？你又动手打她了吧？

姐夫伸手拨开脸前的烟雾，对皮万春说，这话是怎么说的？我什么时候打过她？

从前。皮万春说。

姐夫起身走到门口，又立即挨蜇似的迅速折至窗前，外面有一只鸡把头缩进羽毛里，浑身颤抖不止。姐夫在窗前不停地走来走去，皮万春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注视着他的晃动的背影。姐夫突然回过身说：

你可知道到处都在抓你？

知道。皮万春说。

姐夫的脸转过去，面朝窗外站着。

皮万春说，你可是比以前胖多了。

没有的事，兽医院的人告诉我说这根本不是胖，是浮肿，假胖。姐夫说。

皮万春笑了一下，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连日来的奔波使他此时无心说笑，只对食物和睡眠充满了期待，而姐夫面对他的到来却无动于衷，在窗前抓耳挠腮。姐夫如一个长期被囚禁在家、期待父母归来的孩子一样。皮万春几次想对姐夫说话，但焦渴沙哑的嗓音使他一次次放弃了那些念头，疲惫使他变得极为冷漠。

你在看什么？皮万春对姐夫说。

姐夫吃惊地转过头，掠了一眼窗外，用一种协商的口吻对皮万春说：要下雨了。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皮万春说。

不，没有，我谁也不等。姐夫一脸慌乱。我能等谁呢，没有人会来找我。

皮万春起身走到门外，他发现了一捆悬挂在屋檐下的土黄色干菜。他伸手想摘下干菜的时候，一滴冰凉的水突然落到了他的脸上。

大雨在晚间如期而至。

民间郎中陈布礼在这个大雨滂沱的傍晚时分走进了基干民兵胡大海的家里。在此之前的一段黑暗而泥泞的时光里，满街冰冷的雨点像昔日里无数肮脏暗锈的铜钱一样铺天盖地地追赶着东倒西歪的陈布礼，灰色的雨水和漂移的柴草纷纷逼至他的身后和脚下，使他在节节败退之余感

到有些力不从心，走投无路。而随之传来的一阵游丝断线般的嚤嚤咽咽的女人的哭声又使陈布礼在这个极为熟悉的乡村里彻底迷失了方向，他感到白日里他曾经无数次地出入过的那些僻静的门庭和院落在此时的雨中全部改变了原来的位置和轮廓，视线中的乡村颜色和显眼的风物标志看上去陌生而唐突，街上的石头像空洞的白纸，与房屋毗邻的一处处羊栏在风中摇晃，犹如众多杂乱的脚印。

大雨中位置混乱的乡村格局使陈布礼在这个泥泞的夜晚产生了一种改朝换代、恍若隔世的印象，奔跑的速度渐渐慢了下来，但他毫无察觉，一种强烈的睡意像雨水一样使他难以驱散。他突然停下了脚步。

雨雾中，他吃惊地回过头，他看见了一段晴朗的乡间小路，一段救死扶伤的昔日时光，他携带着寥寥无几的药品和几件必要的但从未消过毒的器械，踌躇满志地走过一座村庄又一座村庄，他双目炯炯地与一些姿色姣好的妇女擦肩而过，温热的肌肤之气常使他在那种时候蓦然回首……在那些低矮的门庭和居室里，他极其不耐烦地让她们自己动手，卸去一切不必要的装饰，之后他专注地审视良久，反复按动她们的松软的腹部。他说这种病我见多了，生过孩子的女人都这样。

雨水遮盖着陈布礼困顿的目光，睡意越来越浓，几乎摧毁了他的行程和脸部轮廓。当他后来像一根泥泞的木头一样冒冒失失地奔走到一户人家的院外时，柴扉上晾晒着的几片印有黄渍的婴儿的尿布出现在他的视线里，尿布上汨汨地淌着水，粗心的主人忘记了在大雨来临之前将它收回屋里。

风雨吹开窗户的时候，基干民兵胡大海正在屋里的地上仔细地擦拭手里的枪支，家中昏暗的光线使他的眼睛越来越花，视线内的一切器物都水蒙蒙的，模糊不清。曾几何时，他曾望着墙角里的一块大炭出神，他以为那是一只放射着幽晕的黑釉的坛子。对于孩子的哭声和外面倾盆瓢泼的大雨，他仿佛全然不知。他闻见了乌黑的枪管上那种腥甜的铁的气味，挂在门楣上的两根银灰色的艾条一直在他的视线里反复无穷地飘扬不止。

胡大海的女人头发蓬乱，敞胸露怀地将哭闹不休的孩子尽量地抱在怀里。孩子不停地在女人的怀里挺来挺去，想要挣脱出来，他的稀疏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小小的脑门上。他的脸每朝窗户外面转一次，哭声便加剧一次，嘹亮的哭声仿佛来自一个成心惹他生气的人，那个人站在窗外，不停地逗他，扮出各种鬼脸。

孩子的脸上出满了红色的麻疹。

胡大海的女人李成英是很久以后才发现这个现象的。她听到孩子的哭声像一些锋利冰冷的碎玻璃时，便隐隐地感到自己的手指和脖颈有些疼痛。她用手摸摸自己的脖子，皮肤完好无损，又将一只手举在灯下看了一阵，手指上并未发现丝毫的破绽或血迹。之后，她忍不住将脸转向窗外，外面的夜色漆黑如铁，深不见底，只听见大雨如注，雨水使屋顶上不时传来阵阵低远的闷响，如同一种渐渐逼近的足音。一丝茫然若失的表情停顿在她的脸上。

他为什么总朝窗外看个没完？李成英这样想着，用一种征询的神情望着她的丈夫胡大海，她像一个停下马来问路的异乡人。

基干民兵胡大海坐在一只蒙有灰色帆布的小木凳子上，眼前的一堆残缺不齐的枪支零件使他感到一筹莫展。在这个寂静的雨夜里，他不断地听到自己的沉重的呼吸声，频繁的呼吸和无所事事的时光使他突然疲倦起来。他将细长的枪管倒过来，眯起一只眼睛朝那个黑色隧道似的枪膛里望了一会儿，里面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看见。当胡大海的脸后来若有所失地从枪口移开时，他闻到一种沉闷的令人疲惫困顿的气味从枪膛内涌泻而出，猝然而来的黑色潮气使他的身体在小凳上猛烈地摇晃了一下。他的两只手在突然之间变得柔弱无力，再也举不动那支沉睡的步枪了。他将枪架在膝上，两手下垂，眼睛盯着棕褐色的木制枪托。胡大海在这个过程中感到自己胸腔里的气流异常稀薄，他仰起头，伸长脖子，十分艰难地向上呼吸了一下。屋里阴暗霉湿的空气在这个时候部分地涌入他的口中，不久便以另一种情形浮现在他的脸上。与此同时，一种荒唐而不可名状的笑容也出现在他的脸上。他的头和上半身向前倾压下来，从墙边的一只圆形水瓮后面拎出一只棕色的玻璃瓶子，他将瓶子

打开后，放到鼻子下面闻了一下。之后又找来一只碗，将玻璃瓶子里的煤油倒进碗里，用一块布蘸着煤油在枪身上来回擦拭。煤油的气味刺激着他，使他像一匹疲倦的马一样接连打着喷嚏。

孩子没完没了的哭声使李成英觉得窗外有什么东西正在不停地走动或长久地伫立。李成英望望外面，又看看胡大海。有一瞬间，她在玻璃的反光里看到了自己的潮湿的头发，但眉宇间一片模糊，她出神地看着自己的影子，那隐蔽起来的眉目仿佛远在千里之外，远在蔚蓝苍穹中的星宿之旁。

雨水漫过草皮的屋顶，将屋里的墙壁浸湿了许多地方。在昏暗的灯光下，墙上的那些被润湿的部分使人想起乌云密布的夏日天空，想起一些山川纵横、烟水苍茫的气象图画。

李成英的头从窗外转过来时，叫了两声胡大海，但李成英自己没有听见自己的声音，她为此显得心神不宁而疑虑重重，她像一个祈求给予的人一样眼巴巴地望着全神贯注的胡大海和他的沉睡的枪支。她的裤带这时候被哭闹不休的孩子的两只脚蹬开了，李成英顿时产生了一种全身崩溃、散架坍塌的没落感觉，这个阴冷霉湿的夜晚，门楣上的一道黄纸桃符在她的视线里淅淅沥沥地淌着水，松散的水珠弄脏了她的目光，并纷纷溅落到胡大海的身上。

基于民兵胡大海在昏昏沉沉的灯光下端起手里的步枪朝墙边的那只黑釉的水瓮上仔细地瞄了一下，有一种令他不安的东西突然挡住了他的专注的视线。

雨水一如既往地敲打着腐烂的门窗和经不起推敲的屋顶，胡大海感到自己的眼睛越来越不听他的召唤了，夜晚之前的部分经历在远离他的一些地方消失得无影无踪，紊乱的时光使他像一只正在制作中的木偶一样常常空洞而盲目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胸腔内越来越稀薄的气力迫使他又一次无可奈何地放下了手中的枪，那只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举足轻重的水瓮这时候在他的视线中渐渐成为一个小小的黑点，诡异的变化使他感到有一种上面布满了坚硬绿锈的东西正在他的肚子里迅速风化，腐烂如泥。

民间郎中陈布礼浑身上下水淋淋地出现在屋里的时候，胡大海的女人李成英突然以一种极其荒唐的动作搂紧了怀里的孩子，并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尖叫，突如其来的叫声使李成英的脸扭曲变形，显得异常陌生而夸张，风雨中飘摇的灯光使她的衣服抖成一团。

晚些时候，李成英发现怀中的孩子已闭上眼睛，停止了哭声。

是我，自己人。

陈布礼抹去脸上的雨水，站在门口，声音喑哑而亲切地说道。

这么大的雨，真少见。

陈布礼说。

一些颜色灰暗的雨水淋漓不休地顺着陈布礼的身体从头至脚地淌到了地下，陈布礼两只脚周围的地上已浸湿了一大片，在那些潮湿泥泞的部分上还依附着几片树叶、鸡毛和废纸。雨夜使陈布礼的秃顶上闪着若有若无的幽光，低矮肥胖的身上背着那个他背了几十年的行医用的猪皮药箱，箱子上的红十字符号被雨水冲洗得十分鲜亮。

我在大雨中忽然迷了路，我没想到会闯到你们家里来，这一带的房子都一模一样，这才叫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上一次离开你们家的时候是清明节的前一天，对吧？

陈布礼笑着说。

惊恐万状的李成英是在后来突然看见那个鲜亮的红十字符号时，神色才渐渐恢复如初的。柔弱的品行和僻静的经历这时使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寄生或被拯救的念头，惊惧和不安的阴影从她的脸上开始退去之后，先前曾一度丧失殆尽的日常用语又重新沿袭在她雨夜的思绪之中。鲜艳而神秘的红十字符号不容分说地遮盖着她的目光，使她无法判断出那只救苦救难的药箱里是否灌进了雨水，蕴藏在其中的灵性是否由于风雨的侵袭而早已荡然无存。对于今夜的安然过渡与明日的期待，更使她无心去探究陈布礼雨夜出诊、继而迷路的真正原因和目的。陈布礼的猝然出现，缩短了她的回忆与雨夜中的漫长期待，使她暂时忘记了孩子在眺望窗外时的那双惊恐的眼睛，随之而来的便是日常的习惯和平稳的问候。

吓死我了。

李成英笑着对陈布礼说。

民间郎中陈布礼这时仍在用手抹着残存在头上和脸上的水渍，晚间的狂奔使他饱受了大雨的侵袭和追逐。回忆自己早些时候的狼狈而可笑的奔跑姿势，陈布礼感到自己微弱的所剩无几的元气在雨中遭到了一次无情的消解，蒙受了不可估量的损伤。一个空隙之时，他望了一眼龟缩在窗下的李成英，女人的脸上和眼中滞留着一种困难重重的笑容，女人的热情使他如同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进门之前的某种念头开始逐渐模糊起来。

女人都胆小，我屋里的天一黑就闭了门，有时候我回去晚了，一夜都叫不开门。这种事情我遇见得多了。

陈布礼对李成英说。

李成英这时将身边的一团颜色模糊的东西扔给陈布礼，让他擦去最后的那些水渍。陈布礼擦过之后将那团东西展开，李成英忽然尖叫了一声。李成英发现那是一块婴儿的尿布。

我没看清，我以为是毛巾呢。

李成英充满歉意地对陈布礼说道。

这有什么呢，这没有什么，谁不是从这里边钻出来长大的，我就喜欢闻这种味道。

陈布礼说着，又抓起那块尿布在头上和脸上分别擦了两下。

李成英的脸涨得通红。

行了，行了，可别让我难堪了，这事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见人？李成英说。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这一带行医，我是说，咱们都是熟人，是的，都是自己人，就像一家人一样，谁都不用客气，是的，这很好。

陈布礼说着，将紫红色的猪皮药箱从背上解下来，放到一只土漆柜子上。

李成英告诉陈布礼说，孩子哭了整整一个晚上，这会儿刚刚睡着了。她把孩子的脸从自己的怀里挪开，在灯下让陈布礼看了一下。麻疹

使孩子的脸庞变得粗糙而红肿，从鼻子里呼出来的气息异常灼人。陈布礼看了一会儿，嘴里漫应着，眼睛在屋里扫来扫去。

是的，都是自己人，我随便吃点就行了，千万不要讲究，你们一讲究，我就吃不下了。

陈布礼看着李成英说道。

李成英突然将自己的胸前掩好，脸又变得通红。对孩子的过分专注，使她忘记了自己的袒露多时的胸脯。

基干民兵胡大海将他先前拎出来的那只棕褐色的玻璃瓶子重新放回到水瓮的后面，他自小就熟知物归原处的古老习俗。现在，煤油的气味仍旧清晰而强劲地飘荡在他的记忆之中，使他忘记了这是一个漆黑而泥泞的乡间雨夜。他摆弄着忽紧忽松的枪栓，手上的厚茧在枪管上摩挲出阵阵沙沙沙的响声，夜晚的寂静氛围和某些世代沿袭的精神使他在那种一起一落的沙沙沙的摩擦声中触及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感，他禁不住有些陶醉，有些忘乎所以。在那只蒙有灰色帆布的小木凳上，他突然变得情不自禁，手舞足蹈。

晚间倾盆的大雨使皮万春愁肠百结。他们生着了火，皮万春与姐夫两人共同分享了那捆土黄色的干菜。

姐姐仍没有回来。吃饭之间，皮万春问了几次，姐夫显得十分不耐烦。姐夫说，她在那里有吃有喝，你担心什么，比咱们这里强多了。那捆隔年的散发着霉味的干菜使他们两个人的脸色都十分难看，一片阴郁。而姐夫像牛反刍一样的吃法更使皮万春感到非常的恶心。

晚饭之后，皮万春看见姐姐家里的一只牌位下供奉着一只塑料制成的鲜红的假苹果，他走过去拿在手里看了一下。姐夫这时突然从外面推门走进来，惊叫道：

快放下，那是假的，不能吃，是专门供奉祖先和佛爷的。

皮万春放下苹果，对姐夫说，你怎么知道我要吃它？谁告诉你的？

姐夫一愣，说，怎么，难道我说错了？那你拿它做什么？

皮万春说，我只是看一下。

姐夫说，我以为你要吃它呢，你不知道，有些孩子一来就去抢它，瞧。姐夫说着，把那只假苹果拿到近前，皮万春看见了遗留在上面的一串又一串的坚实的牙齿印痕。

皮万春说，你把我当成孩子了。

姐夫说，从来没有，从我娶你姐的那天起，我就觉得你是个大成人，那时候我常和你在一起玩钻桌子，我从来不喜欢和小孩子一起玩，我所以跟你玩，是因为我从来没觉得你是个孩子，你是大人，现在更大了。是的，越来越大了。

皮万春转身走向里间，他看见灯光将他的影子投在对面的墙上，看上去又黑又粗，像一截被砍伐后的树桩。眺望自己的粗糙而混沌的身影，一种心灰意冷的表情出现在皮万春疲倦的脸上。对面的一条巷子里这时传来了一阵急促而响亮的叩打门环的声音。

夜深之后，皮万春被外面的一种尖厉的哨声惊醒。晚饭之后的一阵昏睡使他忘记了此时的时间和地点，他睁开眼睛躺在床上，有一种云山雾罩的不省人事的感觉。他听见屋檐下的滴水仍如傍晚时分一样淋漓不止，屋内一片黑暗。他的呼吸声惊动了睡在一旁的姐夫，姐夫悄悄地爬起来，推了皮万春两下，皮万春没有动。之后，姐夫披衣下床，穿好鞋之后，姐夫又过来趴在枕边轻声叫道：

万春。

万春。

姐夫在皮万春平稳而一起一落的呼吸声中推开门向外面走去，外面的雨水在屋门打开之际向屋里溅落，随之而来的一阵冷风使皮万春堵塞多日的鼻腔在这一瞬间豁然开朗，昏昏沉沉的睡意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皮万春侧身半卧，他听到了姐夫在大雨中疾走如飞的声音，水声夸张着姐夫的每一寸足音，漆黑的夜色又使一切都显得天衣无缝。

皮万春点燃了一根干燥的艾条，一边用来吸烟，一边驱散夜晚阴冷的寒气，白色的烟雾在他的头顶上方左右盘旋，四散缭绕。

雨中忽然传来一阵鳞鳞的车声。

皮万春的目光注视着窗外，他想起了自己不久前做过的一个半途而

废的梦，梦中的一辆马车上坐满了人，每个人都喜上眉梢而一声不吭，他们脸上的表情犹如光洁而无懈可击的瓷器。在梦中，皮万春看见自己跪在路边潮湿的沙地上，伸出颤抖的双手祈求飞奔而来的马车将自己带走。一个人在车上突然发出一阵经过压抑后的笑声，笑声如一只年老的猫。依附在马鬃上的团团水珠向四周飞散溅落，皮万春歪着头，躲避着一路袭来的水珠。这辆欢天喜地的马车，车后看不见飞扬的尘土，只留下一路花纹般的车辙。一个女人的一条腿从车上伸出来，皮万春伸手抱住那条腿时，姐夫的一只寒气袭人的手停顿在他的耳边。

为什么不脱衣服？脱了衣服才能睡得更舒服，在这里你还怕什么。姐夫说。

你的身上都是水。皮万春对姐夫说。

我肚子难受，出去上了一趟茅房，茅房在对面的一条巷子里。姐夫说。

我听见你在路上踩水的声音了，你像一个古代的侠客。皮万春说。

你是在做梦，要不是我回来叫醒你，你恐怕现在还在梦里。姐夫说。

姐夫脱去外面的湿漉漉的衣服，挂在屋门上，猛一看，像是有一人站在门口。那根白色的艾条还在悄悄地燃烧，姐夫拿起烟吸了一阵。皮万春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穿着衣服，还戴着帽子。皮万春透过烟雾注视着满脸水渍的姐夫，他感到一些很要紧的问题在时间上出了一点毛病，他仿佛已看见了那种令人绝望的纰漏或破绽。姐夫注视着屋里的陈设，目光中充满了罕见的新奇之色。

你好像是你们家里的一个客人，一个多年不相往来的客人。皮万春对姐夫说。

外面的雨大得不得了，街上到处都是水，连个鬼都没有。姐夫说。

姐姐为什么夜里还不回来，那里有住的地方吗？皮万春说。

很多女人都挤在一起，热闹得很，一个个像脱了缰的马。姐夫说。

那里离家很远吗？

不太远，她们是被一辆马车载走的，我后来想起来该给她多带一件衣服，我追出去时，马车已无影无踪了。

皮万春说，我在来时的路上看见她们了，我看见那辆满载女人的马车在大道上狂奔不息，我没想到她会在上面。

姐夫说，你怕是见鬼了，三天前她们就走了，快睡吧。

皮万春说，我记错了，我来时的路上狂风大作，沿途一个人都没有。

姐夫说，天不早了，快睡吧，我刚才出去时看见磨坊里已亮起了灯，有人已经起来了。

基干民兵胡大海是听到从黑暗的街上传来一阵尖厉的哨声后才抓起枪离开家里的。来到街上，他看见一只手电筒的亮光在街上到处乱晃，光芒所及之处，都是一汪一汪的积水，水中浮动树叶和柴草。

几个民兵正在临街的一座青砖门楼下避雨，暗红的烟头一闪一闪的，十分显眼。胡大海朝门楼下走过去时，听到几个人正在说话。胡大海沉重的脚步声将街上的雨水踩出很大的响声。零件残缺不齐的枪支使他的心情颓废而懊悔，而雨夜中的巡逻又使他禁不住摩拳擦掌，激动不安。晚饭之前，胡大海曾自作主张地将那支完好无损的枪支在短短的十几分钟之内拆卸成零乱的一堆，他原以为只要花上同样的十几分钟他可以将拆下来的部件一一归位，但随着细小部件的不断消失，枪支的完好形象在他的头脑中变成一团乱麻，再也无法恢复原状，复杂而陌生的工艺使他心绪烦乱，哑口无言。

在黑暗的西边，从一片密集的房屋之间，传来一只牛懒洋洋的叫声，潮湿而绵长，令人回忆起雨中的地下水道。

胡大海告诉民兵连长说，我的枪坏了，今晚我无法打枪了。

李成英是被一种异常隐秘而琐碎的声音从梦里惊醒的。早先曾无休止地纠缠在她怀中的孩子不见了，李成英发现自己依附在一根柱子上，柱子的力量使她浑身燥热，下半身淅淅沥沥的。她吃惊地打量着屋内的大致轮廓和方寸，一些陌生的器物高矮不齐地呈现在她的视线之内，一种气息在她的身边反复萦绕，她在眩晕的同时感到自己已毫无力量可言。经过一阵缓慢而滞重的蠕动之后，李成英突然看见了悬挂在屋里墙

上的一面镜子。镜子是她熟悉的，十几年来一直无声无息地记录着她的容颜与形影。镜子的四周镶有复杂而规范的花边。现在，李成英看不见镜子的花边，只能看见镜中的人影冥晦而苍茫，团花的土布被褥在其中飞舞飘扬。飘动的被褥像雨前的茸厚的乌云，像拖泥带水的旗帜，使她想起了一些白日里给她造成的印象。汨汨的水声在黑暗的屋内低远地回响，李成英在这个泥泞多雨的夜晚感到自己的身体内部早已泛滥成灾，她像一堆华而不实的衣物一样附属在一种声音之上，一种来自天地之间的频繁而持久的摩擦声。她在黑暗中吃力地辨认着窗户的方向和位置，雨打窗骨的声音使她的一系列努力都毫无结果和价值，她听到了邻居家里的艰涩的咳嗽声和意犹未尽的小便声，瓦盆的声音听起来像水一样清脆而透明。李成英移动了一下自己的双腿，从她怀中分离出去的孩子她已不再去想了，突然紊乱了的家庭格局使她的呼吸变得困难起来，她的嘴时启时合，犹如风中的家门和记忆中的一道道不堪一击的栅栏。

不久之后，李成英感到自己的身体如舒卷的云彩。

一只青花的坛子突兀在她的眼前，她伸出一只麻木的手臂，视线中的坛子离她越来越远，如同漂浮在水上的一种幻影。面对远去的日常生活器皿，李成英发出一种情不自禁的叫声，叫声使她的腹部变得坚挺而紧缩，滚动在她胸前的汗珠使她在某一瞬间误以为是一堆饱满而浑圆的粮食颗粒，一种无可奈何的笑容迅速地浮现在她的脸上。好多次，李成英在极度松懈的情况下睁眼看到的都是密不透风的墙壁，期待中的窗户犹如遗失多年的声音，久久没有出现，一次又一次的期待令她的头发蓬乱如麻，面对失败的眺望，她不断地改变着身体的姿势，她的头像向日葵一样随意地转动，每转动一次方向，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从她的视线之内一掠而过，情形如同车窗外的景色。

夜晚如此冗长而密不透风。

这个泥泞的夜晚行将结束之前，李成英麻利地将被子拉至身上，微笑着进入了昏昏沉沉的睡眠之中。

民间郎中陈布礼睁开眼睛之后，发现自己躺在一道高大而霉湿的山

墙下，他的身体被一根绳子绑着，几个孩子围站在他的面前笑着，用唾沫吐他。周围只有一棵杨树，其余的都是一些低矮的乱丛棵子。到处都是树篱和石堰，几间房子像舞台上的布景一样使突然醒来的陈布礼感到虚实不定，难以捉摸。

活了，活了。

几个孩子一齐叫道。

陈布礼说，不要怕，我没有死。

一个孩子对他说，我们在这里看了半天了，我们以为你死了。

陈布礼挤出一丝笑容，对孩子们说，我是医生，医生是永远不会死的。

一个孩子对其余的孩子说，别听他胡说，我舅舅就是医生，上个月刚死了的。

陈布礼说，你舅舅他是不是医生还很难说，照我看他不一定是医生，真正的医生就像我这样，是要死在所有人后面的，医生的职责就是为别人收尸，并负责抚摸他们。

早晨的炊烟从一些屋顶上缓缓升起，一个头发蓬乱的女人从一扇门里探出头来向外张望了一下，又立即缩了回去。昨夜的一场大雨使许多人家门前的对联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洗劫，门前的地上红纸如泥，水渍斑斓。一部分山墙和屋脊上沐浴着初升的阳光，几只家畜从村中的阴影中渐渐分离出来，四处走动。

陈布礼在阴冷的泥地上蠕动了半天，毫无结果。他抬起头，对一群孩子说，来，孩子们，扶我起来。

两个孩子走过去扶起了陈布礼，他们发现眼前的这个人像田野里的一只迟归的耕牛，浑身上下滚满了泥水，脸色发青，两条腿不停地颤抖。远处传来一声呼喊，一个孩子听到喊声后立即跑掉了。孩子沿着喊声传来的方向迅速跑去，陈布礼知道吃早饭的时间到了。

把绳子给我解开。陈布礼说。

一个孩子说，你为啥要躺到这里，是谁把你绑起来的？

陈布礼说，是梦，我做了一个噩梦，我在做梦的时候被扔到了这